

短  
長  
書

建  
文  
書  
店



# 書長短

張唐

在書文達



短長書

著者 唐 弢

發行人 唐 鑑

發行者 建文書店

上海四馬路三七九弄十二號  
上海書報雜誌聯合發行所轉

▲版權所有・不准翻印▼

中華民國三十六年四月初版  
中華民國三十七年八月再版

## 序

近來寫雜文的人多了起來，雖然結集成書，尙不經見，但報紙和雜誌上的成績，却大抵斐然可觀，擊刺時弊，也往往更爲猛烈。以簡短的文字，反應了急遽的現狀，正不必入據文苑，已足以塞住輕薄小兒的嘴巴，抹盡反對和嘲笑的口實了。至於各種風格的互見，更是非常顯著的事情。

雜文也有獨特的形式，這是毋待言辯的，以言風格，却本來沒有固定。一開始，它就以多彩和多變，確盡了戰鬥的任務。雖然論者敍功，提到雜文，終不免想起魯迅先生，因爲他是這一文體的創造和發揚者，深厚博大，擬同準範。倘說天下雜文，必依魯迅風爲歸，則是近於排他的主張，以我的孤陋寡聞，似乎還沒有聽說過。魏金枝先生所「解」的「惑」，其實是並不存在的。設使後進止於所詣，這就

決不是先驅者的意思。

我因此也想到自己。——多少年來，我都應用着這一文體，還被看作是魯迅風格的追蹤者，使許多人不舒服，也使許多人看不起。然而，真所謂「如魚飲水，冷暖自知」吧，雖然心儀鬥士，時涉遺著，但凡所作，和魯迅先生的雜文相比，真如谿壑之於大海，部婁之於泰山，除了佩服，祇有慚愧，模擬云云，超乎能力，早在我的想像之外了。

但我又實在不喜歡這「之外」。建立了自己的風格，却不想留住它。「一個作者的最大的敵人，正是他自己鑄成的模型，他必須時時努力，從已定的模型裏跳出來。爲了解脫這靈總的羈絆，我至今還在掙扎。」（短長書舊序。）是的，我在掙扎！和自己決鬥，那艱苦，更甚於對付實際的論敵。

可惜到了今天，我還不免於慚愧。這本書的改版，增加了一倍以上的篇數，也增加了一倍以上的字數，除了最後四篇外，却大抵都是舊作，翻翻內容，實在毫無

新意。「天靈蓋以外」等數篇，是抗戰初起時的作品；逮到國軍西撤，上海變成孤島，有志氣的，有福氣的，以及有運氣的，一齊奔向內地，餘下的呢，正是到了所謂「扮出一副可憐楚楚的模樣」的時候，歷史也確是個大考驗，過「橋」的有，落水的有，倘不能慷慨罵賊，那就多少有些「可憐」相。當時租界上還有幾個刊物，我也偶而被約寫些文章，這就是「東南瑣談」，「瀆羽雜記」等篇的由來。偏偏我又沒有「可憐」到生成「奴性」，在這些文章裏，不但戳穿了汪精衛褚民誼之流的紙冠，還替明末的義兵——也即眼前的民衆力量說出了一些正在演變的事實。阮大鍼們的「視人人皆東林」，現在不亦如法泡製了嗎？這是歷史的教訓！我自信也還有些眼光的。現在且以這些事實，來回答年輕的奴隸總管們的鞭子！

末後四篇，也沒有什麼大意思。「周報休刊詞」在體例上不大調和，但因準備另成一集的餘稿都是短文，所以就收在這裡，算作是自己的工作的紀念。

「短長書」是戰國策的別名，因為這些長長短短的文章，大部份寫於戰時，爲

了趁便，也就沿用了這個老名稱。成於戰前的是幾篇「文苑閑話」，我曾因此得罪了許多人，好心的朋友們警告我，說我不該「罵」。好罷，第六篇以後，我就不再寫下去了。現在翻翻舊稿，覺得我的「罵」，和隨便指別人爲「畜牲」，爲「奴隸」，爲「市僧」的「操你媽」式的「批評」不同，因爲我到底說出了一些理由，指證了一點是非；即使看不慣，也沒有主張把他們「捉來吊死」，可見我也還有一些氣度的。否則，這本書就成了「絞架」，南國社也未必有要去出版的勇氣了。

一九四七年三月二十日記於上海寓次。

目  
錄

|                 |    |
|-----------------|----|
| 序·····          | 一  |
| 看報·····         | 一  |
| 做戲·····         | 四  |
| 向高牆頭示威·····     | 七  |
| 猶太人·····        | 一七 |
| 歲暮·····         | 一九 |
| 文苑閒話（一一—四）····· | 二一 |
| 爲青年辯護·····      | 四九 |
| 偶感·····         | 五二 |
| 不是新酒舊瓶·····     | 五四 |



|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戈雅的畫·····          | 五六  |
| 文苑閒話（五）·····       | 五九  |
| 隨想·····            | 七〇  |
| 反天才說·····          | 七三  |
| 從「都會的一角」到「新地」····· | 七六  |
| 文苑閒話（六）·····       | 七九  |
| 又是思想問題·····        | 八八  |
| 天靈蓋以外·····         | 九一  |
| 「天靈蓋以外」之餘·····     | 九五  |
| 「樂園」勝景圖·····       | 九八  |
| 「誰家天下」·····        | 一〇二 |
| 「紅的黎明」·····        | 一〇四 |
| 關於「魯迅全集」的校對·····   | 一〇七 |

「老僧」的詩緣……………一一二

東南瑣談……………一二二

漬羽雜記……………一四〇

馬士英與阮大鍼……………一五五

摩羅小品……………一七一

板凳隨筆……………一八三

蠅矢篇……………一九三

漬羽再記……………二〇四

談張蒼水……………二一七

「周報」休刊詞……………二二二

魯迅先生的梓印工作……………二二八

「魯迅全集補遺」編後記……………二三三

## 看 報

中國也真是一個奇怪的國家，而且，還有許多奇怪的人民，如果是識得字，看到報，懂得國家大事的所謂先生之類呢，那就更奇怪。一加觀察，簡直是令人莫明其妙的。

但自然也有些「妙」處可以看出來。

就說看報吧，先生們大抵都看報，——這正是他們所以異於非先生的地方。然而一看報，就要接觸到國家大事，不但知道要人們每餐吃幾碗飯，每夜睡幾小時覺，而且也有那塊土地被侵佔，那件事情喪主權，因此也知道了一點小民們所不應該知道的事情。前些時候，華北走私，滿蒙異動，不也正使我們的先生們覺得義憤

填胸，可惡之至麼？但是，不幸而粵桂稱兵了，大家的眼睛一齊向內看，「攘外必先安內」，這不但是合乎古訓，而且也遵了今律的。但是，又不幸而世界運動會開幕了，大家的眼睛一齊向腿上看，「強國必先強種」，這是清末維新派的一句老套頭，雖不很新，也不很古的。但是，又不幸而蘇州路發生了箱屍案，裏面是一個赤條條的無頭女屍，別的地方我不知道，在上海，可就大大地哄動了。先生們的眼睛一齊向這赤條條的女屍上看。華北走私，滿蒙異動，粵桂稱兵，世運得蛋，對不起，一股腦兒忘去了。

這也真是奴隸們解除苦痛的好辦法。

然而却又要抱不滿。

報紙大概是啓發民智的吧，但也還會阿民所好，登一點豔聞，如「情竇初開」啦，「風韻猶存」啦，「文君新寡」啦，「小姑無郎」啦之類，而這一回的箱屍，趾染蔻丹，疤有橫痃，當然也還是屬於所謂「豔屍」這一類，頗有點桃色的嫌疑

的，這樣，牠當然就有佔大塊篇幅，登特號鉛字的資格了。因為這可以吸引讀者。而且也的確比內蒙，華北，兩廣的消息來得真實。

然而這些被吸引的先生們，却偏偏要搖頭，以為牠妨礙了風化。是的，屍不必豔，案也不必一定桃色的，特號鉛字和大塊篇幅只顯示出這報紙的無聊，可憐。然而牠的可信的程度，畢竟還在政治消息以上。

然而先生們却要看，因為有趣；要不滿，因為有傷風化；也要改革，然而却不免使我覺得奇怪。

如果真的要改革，就得認真地做去。把兩手掩住眼睛，表示着自己的乾淨，却又偷偷地從手指縫裏張出來，是無補于事實的。撤去封鎖，登出真實，解除苦痛，這才是「豔屍」，「桃色案件」，「風韻猶存」之類的末日。

而也是先生們的「奇怪」的末日。

一九三六年八月二十二日

## 做 戲

說：

伊剛·福利德爾(Egon Friedell)在他的現代文化史裏談到歷史，他曾經這樣

世界史是一個戲劇的問題……每一個階段，就是我們的所謂時代，不但是  
一個一個地相繼出現，並且是一個一個地互相因果，牠們所走的軌道是一幕一  
幕地像舞臺上的戲有連續性的；每一幕和以前或以後的各幕雖有其獨立之性，  
但又有一個生機的連續，因為牠不單完成了以前的一幕，還喚起了以後的一  
幕。人類的歷史是一幕大的戲劇，受支配于一種清楚而不可抵抗的實際需要。

……

這也許是真的，人類的歷史就像一齣戲。這戲裏有生，有旦，有淨，有丑；有失敗，有成功，有冤抑，有徼倖；因此，也就有使人歌哭的情緒，這正是一種「不可抵抗的實際需要」，因為不這樣，就成不了戲，也成不了歷史。

中國的論者對歷史是怎樣看法的呢？我不知道。但從父老的口裏，也常常聽到「天地大戲場」的說法，可見早就自以為是在做戲，並不十分認真的了。然而雖不認真，却又似乎並不喜歡好人有壞結果，壞人有好結果，不但對歷史是如此，就是對正人君子們所深惡痛絕的小說也是如此的。紅樓早已圓夢，西廂也成眷屬，蕩寇志雖然殺盡了梁山泊上的好漢，但這是因為牠原是屬於「官家的」的緣故。

其在歷史上呢，是所謂反案文章。

但天地既是大戲場，戲場也不免就是小天地了。九月五日的日報上，有一條關於北平的消息，電文後面是編輯先生的註釋，現在照錄在下面：

北平四日電：平市社會局以『風波亭』『走麥城』兩劇，能使英雄氣短。

下令禁止演唱。按：風波亭係演宋岳飛父子爲秦檜陷害，絞決于杭縣風波亭的故事；走麥城係演三國關羽在麥城被呂蒙謀殺的事蹟。

我不看舊戲，將近十年了。但在十年前，雖然還是孩子，却是常常去看戲的，對於「風波亭」和「走麥城」，現在想起來，覺得也並沒有可以氣短的地方，瘋僧大罵秦檜，關羽活捉呂蒙，不是早已替英雄們出過氣了麼？而且，不演出忠臣義士的苦難，又怎顯得出奸佞賣國者的可惡呢？

然而却偏要禁止，這大概也是在做戲。

近年以來，對於關心世道的先生們，我終覺得他們對小戲場太認真，對大戲場太馬虎了。不抵抗失去了三省，不短氣；幾十騎衝進了熱河，不短氣；無辜的人民被人家虐殺，不短氣；殘酷的条件一條條逼來，不短氣；一看到小戲臺上死了兩個古人，却偏偏短起氣來。這些英雄們的所謂氣，也實在是怪氣。

但他們原是在做戲呵！

九月八日



## 向高牆頭示威

十九日下午二點鐘，我接到一個朋友的電話，問我魯迅先生逝世的情形，我當時愕然了一會，因為那天爲了一點私事出去到一個地方，並未回家，也沒有碰到文壇上的朋友，實在毫無消息。據我所知，最近的魯迅先生是已經漸就康復了，雖然有時候還有一點熱度，他自己是並不當作一回事的，因此別人也就不當作一回事。我不相信。

而且我還疑心這是某些人的搗鬼。是非之分，善惡之辨，那鴻溝，在魯迅先生的心中，的口裏，的筆底，是非常地清楚的，所以他雖受愛戴，也常招咒罵，這咒罵不但沒有損及魯迅先生的偉大，而且反而使他的人格更其分明了。——一個專受